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三十

信兼仁義禮智說

信　說文誠也徐曰於文人言爲信言而不信非爲人也廣韻人慤也性也又也重也曹憲慤實不疑不差失也伊川程氏曰以實之謂信孟子有諸己之謂信

程子曰

仁者人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爲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人則因一一所爲入惻隱之心乃性也非性也恕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有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性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使有無信知東西而此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可信知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人載此四字由行而宜之謂義復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人者全體四者支仁體也義宜也權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

致以之道也

仁不得義則不行禮不則不立不得知信則不能守此

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通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

或問人之所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合也如天地之間所以主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仁之所以為信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安之禮以生發水神曰仁則愛之禮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禮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性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

合遂彼仲曰所謂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者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固其相對而此非是根合則會右[illegible]於心使自可見[illegible]與理亦然五行[illegible]

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
真定之義而四德之地兼善之主也蓋天伸以物內
物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
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
而昧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 ○程珙問論
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天
氣孟子說陰陽仁恐事體義恐是用先生嘗
曰孔孟子之言有同有異故所當講然今且
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
貳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
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是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
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
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
多雜雜所以將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信知覺心意
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未信者
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
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
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人則是箇斷制裁割底
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
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體本方未發漠
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
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

有自然不可截然而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心之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情狀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時流行而實其不過如一陰一陽已如此見則分明然後就又自見得仁自是箇主的意思通貫流如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人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是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以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言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以見如此蓋禮又仁之著智又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者四者之中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從存於心而義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之中體用若以仁惻隱義對而言則就其論之中因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豈

得者皆索無不是者公夫奏天曰孔門方說仁字則事

列聖相傳到此方漸 此說親切處爾天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易可見其一端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愛親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仁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

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其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中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事而發必無所謂禮處是事之際心不能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 此是竪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人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

是五者涉焉而不能該而不盡人是信右人指而言之從親人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誠于親則仁之義也所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人之知義也所以為親事之實則人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長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長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慈惻隱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之禮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所辭讓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知也是是非非之慈惻智之仁也是是非之得宜則之智義也是是非之中節則禮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知之信也復言信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理也所以有理而不學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人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之性就造以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仁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仁性為義理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仁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仁性為智人在中則有仁義禮之智四位都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四位之中木為春火為夏金為秋水為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仁義禮智之實處便是

信信却易幾仁義礼智須信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
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事發見只是仁看礼不
明效甚然不得知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
非須是知得此便是知如若是也不知非也便非中須
恵無覺了既知得是非己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
當如彼做有可否從為便是義若要做此有不能割捨
得後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須抵而無義節既斷定
了知是知此做便有看此字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斂正
中節行有箇節文無箇無不定此便是礼做是既得中
更無些子意思天鏈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
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行
下說工去若從上說下來其如與箇實容相使初間終間
之便自有箇惻隱之心怵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惕然動
於中便肅然也起敬去接見也是礼既接見畢便須何作
於和傳經重厚寧虔之和宜便是義或輕或重厚或薄明
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
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横說豎說皆通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
後此為準去看更無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又仁不可將覺與
公而仁然之以為仁等數語相參照然認出來則主意不
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
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

可是吾之公等義之在心如劉子玄謂求之節之使宜而行而可否都不能判別當出不當出又不否出於中道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凡等處須事自看從如解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只義外去了孔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而分別言之如何盡天理只是仁義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着見以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仁事其用也儀得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燦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箇箇當子所以存於中看乃確然不易底義與節字稱應文而後儀節而使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心之致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從諸然自生便禮見於處節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恁是失之不及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知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言欲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處接事物發原處說

魯齋許氏曰

五常信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尹先生焞曰

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言致也

伊川先生

仁義禮智四者有四端而信無端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於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

晦庵先生曰

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端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又曰以陰陽五行之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不在以性而為言則禮者仁之余智者礼之歸而信無不在也

忠信說

程子曰

盡己無欺爲中於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之
信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偽矣易無妄
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理實也

朱子曰

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以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
人無不盡循曰忠信外也忠從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
是要盡自家心

忠信只是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
曰有以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
忠發出來便是忠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在發
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說這事無這
便說無事信只是一箇礼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
謂之信

問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表裏之謂也

北溪陳氏曰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一事
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明忠則不可如
此則中只一字只是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
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
何字說事皆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裏面以所存主者而
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才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七八分猶
留二三分便是不盡不忠不得謂之己實是就言上說有話
口暑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
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
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以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　事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
之實而言無少于違背信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
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
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
以實理言有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
誠也只是實盡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
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
夫上立字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
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

違識曰、言皆有諸忠信之曰言者有諸己實之信言者
不可執一看為元實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忠誠
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
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
信蓋無事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
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
下得極有力
忠信兩字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
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謀耳
曰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是箇仁義禮
智四端為善皆從此而生四端雖有萬善之總括如忠信
如孝弟之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
那事親事兄處如目之曰孝弟忠信信便只是五常
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
信

趙撝謙分信為四曰真實無妄曰言顧行
行顧言曰循物無違曰為人謀而忠與人

有忠始體道無虛偽今分為二曰信曰誠則皆包於中其誠别在於後

要語

信孚解 說之誠也徐曰於文仁言為信言而不信非道也廣韻又驗也極也用也重也增韻慤實不疑不差爽也

信字類

曰尹信也 曰任信也 曰允信也 曰亮信也 曰孚信也

曰悃實也

易天有六五彖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貞吉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

德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

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豐六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兌九二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繫辭人之所助者信也又曰不言而信

書陽誓再無不信朕不食言

中祀之語彰信兆民

論語敬事而信

子夏曰言而有信

子曰主忠信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可以行之哉

孔子曰朋友信之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子張曰信道不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路無宿諾又曰言必信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事實

信著乎天下

列國齊桓公與魯莊公會于曹大夫曹劌手劍從之管仲曰倡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桓公曰君許曹子謂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操劍而去要明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信由伐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知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伐曹伐衞為踐土之盟温之會而霸蓋切其信由伐原也

至誠待鄭

悼公在駕伐鄭入行成周盟于亳成此載有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既盟而背鄭之以從楚悼公使與諸侯之師伐鄭覲兵於東鄭子展出盟悼公於是於鄭圖晉孔而歸之納斥堠禁侵掠至誠待彼鄭遂使民民背吉晚于楚不敢叛

晉二十四年待鄭也

吾不食言

漢光武初朱鮪洛陽光武遣岑彭說之降鮪有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

鮪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拜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大信愛之

漢倪寬武帝時由廷尉文學卒史累遷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不絕課更以最稍遷至御史大夫

約誓明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守左馮翊郡中歙然恩信周徧二十四

縣吏民不忍欺紿

恩信曉諭

陳氏初爲州從事有剽賊浮于臨菑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兆惶悚恐獲罪矣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作之矣單車駕白馬往說剽以長吉諭臨菑賊喻之明即降服之光武吏表錫曰白馬乙從事欣

所信向

伏湛尚書令長卅大司徒時賊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

無或違者

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

待我以恩信

鄧訓章和三年升張紆大守護羌校尉張紆防諸境當隱忍還五年自是諸羌大恐謀欲叛恐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數恐然已為令人朝不合從河西羌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又迷吾子迷唐別與羌戎先謹羌合兵為約冬主塞下不能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功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皆恩信不孚前令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於開城門之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

大信為本

三國蜀諸葛亮為相時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祁在山旌旗利器守險要者十二更下者八萬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與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懿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如期而至

隋王伽為齊州行參軍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汝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久之於是悉召流人敎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至誠治天下

唐太宗時或有上書請去佞臣者顧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豈可為此哉

必待有罪

鴻臚卿元壽使突厥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祥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不過年帝然之群臣多勸乘間擊突厥帝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吾以信待人

唐呂元膺憲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伯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號囚泣下元膺憫然釋械歸之而戒還期使曰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囚果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境去

不敢侵犯

辦公餘為大元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勇
遣將軍李錫以馬為冦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稱假之以
程嚴其兵備留館則戎于於外程其數季大原發事出兵送之
常突界上公餘使牙將程秀恭率馬步關待以修好之意喻戎
意出沸徐經道中不妄犯履至則闢開門令譯引語是以絕理
交之市為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請
避之公餘至鎮召其酋來耶執宜直抵雲朔兩下治蕃羯十
一所悉兵三千餘之衆以卒上以與回紇沙陀感恩悉力保障

何以示信於天下

宋太祖乾德初吳越王錢俶受朝命待之甚厚晉王及中
外中依奏請留俶帝曰職貢無缺今有奏君朝利其土於
而留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也俶辭歸賜與金帛有為別
一黃封封署書文一衆付俶曰候至國開之俶開封乃群
臣請留五十餘封俶大驚上表稱謝

畏法愛己

宋范仲淹為延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時將吏必使畏
法而愛己所得俸賞留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
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
人徹衛與語不疑

信結諸羌

种世衡知環州羌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其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感激心服

許人言背之不信

國初胡大海食粮客危張士誠将呂珍圍諸暨州大海率兵拒之珍既窘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部事王愷曰彼窮蹙請信不如擊之可勝也大海曰彼若再來吾有以待之且吾許人言而背之不信況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不信則後來者之路塞

太宗皇帝曰朕嘗許以不殺之是不信則後來者之路塞矣後宥之令改遷路塞

□廣志卷之三十一

誠

程子曰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以人則妄無妄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閑邪則誠自誠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從

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誠則無不盡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主之謂之敬者謂之誠
誠之為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虛人亦出於太虛
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

誠者理之實然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仁則其体無雜其体不雜則其行故無間故志誠志
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理實非專一也

朱子曰

誠者實有此理
誠實礼義誠意懇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程子乃以實
理言後學者乘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誠慤爲
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誠是非爲誠也

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使是誠
無妄是曰方入苗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問無妄是兼天地天地爲物所同得底洽浡道理不欺是
就一邊人深說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一未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偽
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
而言之固次之

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知於理上說
不想上說來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
箇人所未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
之道也便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
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

說誠淺自然無妄之謂仁分只是本大只是人人徹底
是仁義底是表誠者實有之理自然此忠信以人言之
須是人体出来方見得
誠子以心之全体而言忠信字以其處事接物之言凡義
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信則是聖人之事設其忠
與誠仁與恕得道言之
問性得誠曰性是實是虛信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名
性譬如達磨子相似誠譬則達磨子做底好又曰五
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
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自更親切
問誠是体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誠之以
其体言則有仁義礼智之實以其用言乎則有惻隱羞
惡恭敬事非之實故曰一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
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其分如何又謂忠天謂道也其
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体言盡心之謂忠是
當体之用忠道也對恕推己其而言止謂盡心之義
誠乎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
之宰全在敬字今旦當言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
總會處而道体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疑若
不以敬為事而徒日誠則所未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
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擇而

可手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唐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
理會先後敬事如何誠是如何唐曰敬而從工夫成則到
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而誠也有顯見為誠
時亦有自然或時具說此二字敬義只是過收斂為懼
不縱放或只是過朴真實不宜欺詐和時須首如此不
縱放不欺任道得工夫到是則自然不縱放不欺任矣
誠如不欺望底是要敬不放肆底意思
妄誕期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眾敬之別

勉齋王氏曰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以望便是誠者天之道之欺便是
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自曰 氏看而說誠自下望諸只是不欺裏面一路謂乃方
行底話從如天下當行物無妄天地之道一剖道當理與你都
總實剖他仁實是仁義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有二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循不已日晷有夕子坐淵今年冬至
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以亦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体
這實礼便莫以欺為從心道謂不欺而外面為事里面
須此實是如此終有七分為善更有二三分為不善底意
別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二月之
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子不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始明至
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如明後世說
至誠兩字不動紙如謂仁只誠過謹恭敬謹厚意思不
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乃至而無一毫
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之人
誠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
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
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循環萬古常如此
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
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
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亦苦青者萬古常青白
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
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之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
一毫差錯便待人十分安排撰造來終相是真實道理
自然是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三
所以不然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端切誠
人倫則只是這實道理流行付與令人自然發見出來
底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是受生之初俱這理到付
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便具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
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

這實理發見出來乃流之良雖不待安排及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人乞人蹴爾頻死而就不羞夫簞食及不肯受皆此條表裏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及物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萌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真滅者此任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也致存心全依倣實固有也若一言之實一致日一行之實不欺之理是乃人是之當然天之道只就人受工夫處說則又是實不欺之理而乃人道之當然以人之道分說之信相對信用誠是自然行而用力之理信而必誠是天道信而仁道誠是與參言信而以信言誠是以道言信而以信言

西山真氏曰 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所共所謂允恭即誠之意也至伊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 誠者中之實也就乎天理之實欲則其矣

誠

誠字解 說文信也廣韻審也敬也諧韻無偽也真實也純也

誠字類

曰信誠也　曰孚　曰真　曰忱　曰諴　曰亶　曰疑

曰悾　曰愫　曰慤　曰實　曰懇　曰壹音訓誠也

曰悃愨誠也　曰諶誠諦也　曰忠誠心曰　曰㦗子結切誠也

曰純誠也　曰懟女佞切誠也

要語

易脩辭立誠

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之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韓非子曰巧詐不如拙誠

治東門

州國齊晏嬰治東河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
而使子治東河而亂子退而自察也晏入侍加大誅于嬰
曰臣請改道以行而治東河三年不治臣請之計之明年
上計公而賀之曰善乎之治東河曰嬰對曰前陳之治
東河屬計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
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君臣治東河也屬比云賂
至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民之貧飢之貧飢者過半君反
迎而賀臣臣頑不能之少下處而謝曰子強復而治之東河
者子之米也

實對

自沽酒

宋曹彬初爲周世宗親吏太宗治事世宗於滑州參酒太
宗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干相與自沽酒以飲太宗及
即位郡郡臣曰世宗舊例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是由委
以腹心之任也

以實言之

晉宗道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辭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有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帝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無大以文帝右大台臨朝遂大用之

辛以實奏

呂夷簡真宗時權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葛賊事順後述之下至百餘質既而為御史臺安之非是質者赴其順王亦問曰士可期則又聊辛以實奏

竟以實對

迎年少天遇十九十來進士太宗視仁多為軒顧問十少者注仕參之或裝果喟十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竟以入對

受其不欺

晏殊景德初除之日晏殊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思其賦請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備喜謹錄書有正信也

以誠事主

明肅仁宗時詳問設閣他院日當擇人爲於上肅與同列擇二人一人者望乾河北出未究彭湊謀同列議曰彭謀小夫不足白上於某太肅不可主帝前悉白之上曰此人小累其才足惜帝曰安得才小累何郎遂除泉州官同列遂詣肅曰詳謀人公若欲白上緣而下得李何肅曰此得與不得以詳議官耳後議有也肅以不可成事主今自受以不忍孫髮欺君以負平生之間臣聽主上自擇耳同列歎曰甚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欺君可乎

李君行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應試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開心見誠　馬援傳

無若誠實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三復斯言能行之不渝庶幾可以一致

不欺二字

晉内翰黙以狀元父弟歸鄧州見文正公爲守内翰謝文正人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嘗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謂得文正不欺二字足以爲宋之名臣矣

當履中道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已行當履中道不許不宜矣則近於矯飾

已作此賦

晏文獻公爲童子時以文翰爲文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賦草

向所已別命起上但文其下送之為官未嘗敢對天下兵事許臣修得詳熟然後當時從文經士大夫各為無事以至市
接酒非位信皆為遊息之地公持負甚不能出謹家居與兄弟各習一日送來吉官忌自中執伶吳係幸公莫
知所因次日進便工徐曰近聞官吝直邊無不成為貴監曰務推殊作門與兄弟講讀書如此謹學正可謂東
宮官公既受命對侍上面徐受之意公語言質實對曰臣非不樂然也者直以負無可為之其臣者有疑亦須
從但殘不能出上甚喜其誠實事東宮之日深仁宗時幸至大用

出於天性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為以遠不見而於與呂定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
心終始如一所殊而循不忘相與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至誠無欺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超絕
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矣初被天下內之吏民婦文外之不復其

有文學何辭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工而論公古之君子成學之董仲書揚雄其之即有文學

何罪公曰臣不能為四六故也上曰如兩漢治可也公曰本朝事不可卿能舉事取高等如云不能四六何也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除受告身而趨公又辭曰上在以待公公入至廷中告懷赧不及

出於赤城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從天章閣待之真對措翰文集公有上丞相啓云先德分素尋又顧為文當虔舉時常作科場文字雖謹能牽合終於不能日後須要作古文又不能見意治聞前修之舊從說其言遣備僅不世明離親纖舊書起不先假手于人今知制誥之職之為天子詔文宣化四夷豈可使旨書手啓答書答者為之邪而曾宗制除須為之不推取一身從盡之秀才非所以增國光潤光華也以是觀之不受制誥出於赤城非矯飾也但不為朝廷又世人所諒耳

非以邀名

劉削前後并官謂晉陳初并大讀及諫議辭之其識心所謂不宜受則不欲而受之非以邀名也今非常稱讓

懇求外補

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力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因學治始石重天下士大夫爲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詔修起居注辭以命入館纔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有章一除上閤又有閤門吏齎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避之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安石行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則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辭七八章乃受作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邵氏聞見錄曰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不以手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使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也仁宗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所毀詆云

終身行之

元城先生父問甫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好遂從學於溫公熙寧六年第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

學術以誠

公以涑膺吾未認信之表以對便從學者數年一日避
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
我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以衛仰無
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
退而自隱括之所言自為相之時自修者多于力
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以之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
有餘裕調吾之司從案牢而兵守凡為河北轉於運嚴
明守法官吏患之何一日聞有一人吾司戶行如何公
對不受其不說明日為不回視會庫明使戶者謂曰
入許而有從爾今劉君去言如無之始是語不可去
於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狀曰司馬人有賦是哉
不與哉吾吾我其為溫公數乎因讀論語子云君避義
道之理而與後方作是言不凡心信之而後可以道議
孫云公于言安進乎生只是一箇誠字便撲不破誠是
天道思誠是人道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
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嘗自從十
五歲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晉事事自力畢竟不是只有
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凡杜門獨吾與衆無窮
任意生也劉安世不對

又世元氣生生世行帝代與方遺道詩十四十有七先必道次與其下影響感不行史念不幸從夫孰人於天乎之他已是不孝否非長故不以爲父母憂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哉矣有紀容以事迹未已絶之自是迄今未嘗有一日之疾矣之愛護理日公平生畢是以誠待人無往而往而非誠也凡絶欲來三十年氣向以恩只如當時然日後士交劃設維夜不寐

湖吾精神如鼓乎生主適端已未嘗頃刻靡與每日行千步無生調息從起觀書未嘗書畫麻寢吸茶件答有至六七盜終身未嘗不書家廟參拜距七十有未嘗廢闕此理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子孫一家來以之以誠及心常前如而月自覺必有必果長子不孫致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曰誠而已

章淳原下用事所以救元成者不許皆不免必欲致於死故方氣盛東則移廣西北即抵廣從從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必無所不至更令在於州軍晉日以行以含惡從海往來取所入意公必死無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已八十里悍不畏此非人力所及始天相公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貽化洲忽有厚土類數以至殷勤之意耶相向書謝公曰豈非安身有後石少答曰爲閩財此速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頓自才無學公吾之曰安世罪大責重貴

朝廷不貸耳心東市之誅使國家名正典刑以戒不道公何
至教巳夫巳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念以者入海島救死去
伯內臣陳官益累聖相救不救近臣符下此禍是不免設因不
令使者追注諸郡以虛戶必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
知悍下下意時公既作所不得見其人真以能救公意違之甚
君見之不數日爲上疑自遣人從徐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非亂
經驅至公題所部待遣其客來勤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留
客飲酒既久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係于其僕曰聞朝廷
使我死將死凡行之謂客曰天不辜矣客從其僕取紙自
之則皆經絕其家爲同服當死之日事甚悉客從欲與爲
不可又依紙道死罪卽從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問
之另注不食亦不寐後具始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而貧
嘗曾無少以致夜半付分則詞酸鼻息知當忍閉睡動上
下驚曰睡聲何大乎也參明問文書睡着了遂明判云一夕
嘔血而死以明日有恭啓者曰君人不死則公亦可知矣
然公亦無喜色於是公憂

至誠懇惻

明國公安國之子貢從君達朔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
誠懇惻愛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
一毫利意誠餘施分外受取含進退去就居吾所見義
理上不可數也故不可不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吾人君子

有以不識大有能動者也吾謂之不臣技之患小夫吾謂
於之不猶惡之天下有一家如仲舉於韓郎元規於蘇峻皆
懷必疾之心所以諂也請曷武侯識心用人不以
私情有好惡也故責諸甘於半職而不辭李平廢立耳於廢
出而不怨稷又莫中工肯沉滯不詠失也

平生無為飾

韓魏公死堂遇人壯渾厚不為矜吟功蓋天下位冠人
臣不見喜愁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為留守見不見其
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為飾其吾言其行事
進立於朝廷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以出處門人
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本末皆合一不相違

以誠待之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處
與之接耳凡大人與小人其已處覺必路其名以破之公獨不
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人也遺事云人
有戲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
然亦須觀其人如乎隨分所致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
誠耶

以誠而已

解甚公既與啟湯本叔相親最心服本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量不啟湯將何公曰本叔相知無它以誠而已公知本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子為可瓜中書相會累年本常與之言及也

潛心力行

衍中平先生初從安定公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累思之久誠又以潛心力行為本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以誠為本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山川之文結草木之蕃類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在其德乎總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學高參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配神明而不自以為能明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術彰彼扶判然胃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于吾前而所之定不失毫重權之審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

○廣志卷之三十二　　　　司記

動止類

洪範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皆本於人之所發於動止也然人得五行之秀氣而形體具焉形體之生有耳目口鼻手足以運動變化有五事則行生拜跪舉動謀疑夢寐盥沐灑掃皆由運動而生則動者皆屬陰又不可附之於禮故總於此爲動止類而次序於後首之曰貌次曰言次曰視次曰聽次曰思次曰謀次曰疑皆從思生也次曰行曰生曰五曰拜曰跪曰舉皆從貌生也曰生曰夢亦從於思曰沐浴曰灑掃斯亦五事之餘也以要語事實分系各類以便考論五事之詳

蔡元定曰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也具矣既生則声音發矣既又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思也恭者敬也從者從也明者無不見也聽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修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鄱陽董氏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

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為之 物則切見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

之功思最在後貌言視聽思皆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木曰容貌光澤故屬木言發於氣故屬火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之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又問五形此五事曰曾見吳人傑說得順他人貌是木言是火視是水聽是金思事肅時雨若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木曰他云貌是溫潤底便木致其徵便是上將八庶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是以類配問視曰明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恭作肅恭屬水木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屬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貴靜密又謂理治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盡性踐形之事

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伍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然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

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也蓋水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斷決若金之斷割故言屬金火外覿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萬事成故思屬土蘇氏洵曰經之次第五行以生數至於五事承之五行則相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克合矣

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水性仁而事貌金性義斷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爲人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敬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然

蘇氏轍曰人身蓄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發為事而主木腎之發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皇帝以来言之詳以醫者據此先以治病漢儒以言為金聽為水行之似矣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

勉齋黄氏曰木貌雨太陰火言賜太陽木視奥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備於陽或備於陰惟土兒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

其陰氣陰身之全体故貌言為大耳曰聽明體之虚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人之初驗之便身胑合天一生水火使有行人生精血湊合形亦者造化之有水火也地二生火火使有氣人有体便能有声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

火陽兑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木火雖有形質然及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能炎上其質終事輕清至者天三生水地四生金則行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矣水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一箇造化理自分明

徽安程氏曰人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主宰為思

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来説者互辛合悖會莫能相通至黄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以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當得其説而推文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待為体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

而爲用循易之後天卜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金木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木金水火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如

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土居中央心亦虚中而居中者也

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爲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克而極於肅乂哲謀聖矣不以敬爲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内外交盡以致夫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内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於内而不

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益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内外夾持庶幾其無滲瘺乎

西山真氏曰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而能從視聽蔽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汩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

李氏杞曰則者自然之理作者脩為之効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

朱子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至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危兩膝著地以為安而跪以為定之坐夫以啓對居南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安為安

足之生則跪之爲跪生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尼一大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褒拜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持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也不濟也須手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殺郡處閑禮不爲望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塑像爲閑子既略爲考禮如前閑云又記小時聞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外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生則亦並以吾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子亦昇江東西節遂不能強

然今以為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
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乃所為尤足據信不知
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且入蜀方莫府因
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小象為小土偶以
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
王休子美合乃并得見聖先師二象木刻精好視其坐後
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貴
而不疑也初望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南學者未
得復見古人之象以幸千載之言為之謂然太息如古記本末

五事 洪範　貌 金恭 肅　言 言從 乂　視 火明 晢　聽 水聰 謀　思 土睿 聖

九思 論語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溫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見得思義

三思 荀子

少思學　老思敬　有思施

九容 玉藻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口容止

声容静　頭容直　氣容肅　立容德

色容莊

四勿 論語

非禮勿動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視

四重 楊子

重言有法　重行有德　重貌有威　重好有觀

四輕 荀子

言輕招憂　行輕招辜　貌輕招辱　好輕招淫

九言 左傳子太叔語趙簡子九言　古者以一句爲一言

無始亂　無怙富　無恃寵　無違同

無敖禮　無驕能　無復怒　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

諫五義

譎諫　戇諫　降諫　真諫　諷諫 家語忠直 陳孝有五

諷諫　順諫　闚諫　陷諫　指諫

諷諫　順諫　直諫　爭諫　戇諫 公羊傳注

正諫　降諫　忠諫　戇諫　諷諫　劉向說苑

六有　横渠先生云和靖尹生一室名、斎

言有教　法有動　晝有為　宵有得　息有養

瞬有存

四益　張魏公浚戒子

無益之言勿聽　無益之事勿為

無益之文勿觀　無益之友勿親

四可　邵康節四可亦

可勉者行　可信者言　可委者命　可託者天

修身之要中庸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四氣素問

春夜臥早起 廣步於庭　夏夜臥早起 無厭於日

秋夜臥早起 與雞俱興　冬夜臥晚起 必待日光

君子四時

朝以聽政

夜以安身 左傳子產曰　書以訪問　夕以修念

士朝而受業　書以講貫　夕而習復

夜而計過 國語公文伯母曰

六夢 詳見夢下

正噩思　寤喜懼

三夢 詳見夢下

致憂　鮮憂　感憂

三宮　淮南子三宮六事　食　視　聽

君子道者三　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容貌　顏色　辭氣

七體　國語史伯正七體以役心注七竅也

目為心視　耳為心聽　口為心談　鼻為心芳

九拜　鮮見拜下

稽首　頓首　容首　振動　吉拜　凶拜　奇拜　褒拜　肅拜

四無妄　康節先生吟

耳無妄聽　目無妄顧　口無妄言　心無妄慮

三變　論語子貢曰君子有三變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聽其言也厲

三始冠義

正容體　齊顏色　順辭令

升階四等　儀礼疏　礼記、之法曰、、庶礼天五武武步天尺國語注云大夫為步未尺為武

連步　栗階亦名散等　歷階　越階

八徵天韜、、皆備則不肖別矣

問以之言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謀以觀其成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九徵莊子九徵至不肖人等矣

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廣志卷之三十三

動之類

貌

貌字胖音教切說文兒頌儀也从白本作㒵徐曰頌古容字白非黑白字象人面形或作貌通作䫉

貌曰容　儀也曰蜒

容相曰形　形曰狀

容飾曰威儀

容能曰姿

面容曰顏

容姿曰表

顏氣曰色

姿能曰㜮山東之稱　江南曰婦

面色曰白晳盲錫　長而多須曰儼

美容曰僷肓姿　配嫫之切　曰傀肓　曰嬉

長好白頏音行　曰僨音羌

美能曰僊音　曰嬥佳了切

醉容曰酡

面貌盈滿曰手

自得貌曰遵邁　威儀中適曰與與

顏色和曰愉愉

文質曰彬彬

君子之態曰耽耽穆穆

軍旅之容曰䫄䫄昂昂

盛飾之容曰莊

大朴之貌曰頎 音祭

大夫之容曰齊齊　　　風流之容曰灑落

閒雅貌曰脫灑

雄傑貌曰魁岸

出類貌磊落曰魁礧

容貌不相入曰落落

用心力貌曰䟸 音雄

變色曰勃如　　　入色曰勃如 音皆

要語

書洪範五事一曰貌 詳見前

論語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矣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 暴粗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

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也足蹜蹜如有循享禮如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又曰居不容周禮鄉大夫之職以行射之禮五物五曰容（容者容貌也）禮記典禮曰將即席毋怍又曰正爾容聽必恭又曰坐必安執爾顏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子貢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語之也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表記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言

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
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裼襲之不相因欲
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絕之以樂朝極辨不
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子曰莊敬曰強安肆曰偷君子不以不以一曰使其
躬儳（士鑑反）焉如不卆曰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
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
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容恥有其容而
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
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
可辱之色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德之自是不德自是以聽天命

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

之心人之厚也不敢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
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欲
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子德
之自是不得以聽天命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
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
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之人之功以求下
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而子曰有曰后
稷天下后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
於名也故自為便人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窬之

道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易文言云君子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又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遯彖曰君子以逺小人不惡而嚴書五子之歌曰顔厚有忸怩色忸怩有慙色又

詩小戎章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鳲鳩章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如其何所指也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逺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逺鄙背信見於威儀動作之間也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者哉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都人氏
章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思齊章雖雖在宮肅肅在
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皇矣章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
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假樂章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之
章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敬慎威儀維民則又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崧高章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丹切周
咸喜番番武勇貌
烝民章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䞸仰章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國殄瘁列列國殄瘁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愼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泮水章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論語子曰色厲而內荏

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子樂

子曰君子處己恭執事敬與人忠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者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

左傳宣公十四年孟獻子曰朝而獻功於是有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刑相

形之有餘者頭頂圓厚背豐隆額口方唇紅齒白耳圓成輪鼻直如懸膽眼分黑白眉秀發長肩膊齊厚胸前平廣腹圓垂下行坐端正五嶽朝起三停相稱肉膩骨細手長足方望之巍巍然而來視之怡怡然而生皆是形有餘也

有餘者令人長壽無病富貴之容矣

形薄形不足者頭項尖貌眉膊狹斜腰肋疏細時節短促掌薄指疏唇寒促額塌鼻眼耳反腰肋疏細時

短足掌薄唇寒額塌鼻耳反腰低胸陷一眉曲一眉直一眼仰一眼低一睛大一睛小一顴低一顴高一手紋一手無紋睡中眼開男作女聲齒黃而露口臭

耳天竟項無縧根淺不見精行步倚側頭色昼怯頭而身大上短而下長此之謂形不足也形不足多病而短命福薄而賤矣

貌端

貌之有容者根光清瑩顏彩不件秀光精神舉動容色整毅舉止汪洋儼然遠視若秋日之照霜天巍然近瞻似和風之動春花臨事剛毅如猛獸之步深山出重遠達似丹鳳見翔雲露其坐也如界石不動其臥也如棲鴉不搖其行洋洋然如平水之流其立昂昂如孤峯之聳言不妄發性不妄躁喜怒不動其心榮辱不易其操萬態紛紜于前而心可謂貌有餘矣貌有餘者為上貴之人福入其身天祿永其終矣

貌薄

貌不足者不詐似詐常如有不足似恐常如憂戚不樂似悲終憂便甲不足似哭思如驚怖不真似真不喜似喜不驚似驚不病似病不畏似畏止容昏止昏濁似添神色慘悽常如大夫失位恍惚常如恐抑言語思縮似有隱藏體兒怯懦如風吹入色初辭而後措詞初決而後翻此皆謂貌不足也神不足也多招神欲枉厄官亦王失位也

古今事實

天威不違顏 見左傳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武文事孔賜伯舅齊侯將下孔曰具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登受

改容 子貢至見司馬大傳

脩容 曾子與子貢入于其廐而脩容焉見禮弓

塵容 抗〻走俗次北山文云

冶容 易云〻〻誨淫

婉容 有愉色者必有〻〻 記祭義

許婦之容 許允婦奇醜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曰所主者容耳士有百行有幾許曰皆備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思許慙見郭子

為說己容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見史記

色如削爪 荀子云黄陶之狀〻〻如削去爪青綠色

師表 董忠千四十次異之曰吉之〻〻 漢文記

天日表 唐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見本傳

弄姿 李固胡粉飾貌搔頭〻〻 梁冀本傳

兒女姿 乙負豫柔青〻〻 高見峻詩

龍顏 漢高祖隆準云云

承顏 荀棲詩見秦誘之傳

解顏 〻〻而笑見列子

懽顏 天下寒士皆見杜詩

頳顏 行與嬰侍兩巨〻〻 見柳子厚乞巧文

汗顏 血牌〻〻 見韓文

赬顏 王逸〻〻 見楚詞赬音經以怒則赬紅色

孔子異相 孔子生而首上汙頂索隱註言頂上半低而四旁高也

古帝異相 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它身牛首馬面虎鼻有非人狀而以大聖之德 出君子黃帝篇

公子駢脅 晉公子重耳之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薄而觀之僖二十三

防風橫九畝 禹致群臣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橫九畝出史記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此見國語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臣弟兄二人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出見于穀梁左

王商威重 王商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過絕人單于來朝見商坐未央廷中仰視商貌大畏之

以貌取人 後漢楊諸謂其選者以貌取人時諺云尚書典選似食人買瓜唯大者

自比美貌 齊鄒忌身八尺餘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自觀其美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何能及之者也忌不信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從外來忌復問之客答曰徐公不如君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為不如我也徐氏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見威王曰不以臣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哉私畏于臣哉有求于今齊地千里宮人莫不私王廟朝之臣莫不畏王國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觀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臣使面刺吾過者受賞十二年

春秋

狀如女子 張良賛曰以為其人謂計魁梧帝至見其圖狀人好

蒹葭倚玉 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

嫗悅其貌 王濛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帽貧損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

擲果滿車 潘岳美姿容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囬也

連璧 潘安與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連璧

如千丈松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何有節木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如春月柳 王恭美姿容人多愛或目之曰濯如春月柳未明永主見靈令致蜀柳日此風流似張緒以千琢見稱

生寧馨兒 王衍神情秀山濤見而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嘗與桑遊清酒家飲醉嘗如市酒家互搏類食以延留之

玉山映 裴楷平仲高邁時之謂之玉人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醉頹玉山

稽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山公曰稽公夜之為人高之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似玉山之將頹

瑶林瓊樹 王衍人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玉筍班 康蒨發大風掾每到朝士家以為相慕朋士中號曰玉班筍

六郎似蓮花 張昌宗以姿貌幸務后思人言蓮花似六郎六郎似蓮花

如冠玉 陳平美丈夫似冠玉耳其中比東有也

帋中玉表 貢舉狀元今帋是香醇儒大人高冠雍容廟堂古今處放格可也以大節貴之而帋中玉表出唐書

汶字碑

五代千秋事唐晉景更滿題千秋為人壯貌堂堂而不文自謂之汶字碑晉汶為晉上將君契丹化京師晉百官迎于晉問千秋千秋笑言耶律光乘日是安汶字否當汶一與共紋處

聖賢異貌 堯有八彩舜目二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皋陶馬喙三滿有三穴也出淮南子

王歎若相十金

王欣若爲起閣謂我布帛時我以才氏獨步瑣闥通言一術上不適客欣若爲登昏人術者進淵謂我曰不知何人和君行相稱世無比貴賤召之而欣若卑微神貌殊變復皆欣類我竟視之循者陳然則若而視欣若起術者稱美曰人中文貴有此十全者君章宰相天下康富

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全者已無子而已我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背手曰恐不在他日後希自爲翰林學士而欽若已拜出歸田錄

鬼貌藍色 唐盧杞狀甚陋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出本傳

形不如心心不如術

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雖忌而心術無害為君形雖相雖而心術善為小人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不能俯

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身如削瓜閎夭之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如[illegible]眉起致灾充長左右俱出非相篇以

騰牌牌騰以為婝非見抱朴子

士無顏 李頎黃金盡狀士無顏張籍詩

鏡裏顏 黄山谷詩云各不能來丨丨

遊子顏 古樂府取焉

桃李顏 杜詩云松柏相本改直疑爲

欒駐顏 李詩八無大

狂如故態 史記載光與侯霸書曰懷仁甫義天子曰阿諛順真要領絕霸之帝笑曰丨丨丨

各有態 東坡詩云短長肥瘦

有婦人態 李邊忌丨丨丨然外柔內剛說致漢

笑貌 孟子云豈以聲音笑貌爲哉

肖貌 漢刑法志人丨丨天地之丨丨

原貌 莊子云人者丨丨深情當以九征觀之

軀貌 北齊孟業形貌短小爲法高岳鄗之後見業斷决處甲仲斷决之明有過丨丨之用見史

平貌 琴虔名震四夷外國來者必問虔平狀貌孰似本傳

子羽容貌 家語子路云澹臺丶丶有君子之丶丶而行不勝其 云云 孔子曰云 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扼貌 柳子厳貢文畫者以五方 賈貢曰受其筆析于为以濯文則 太招公子氣曰貢者得畫去壞文丶丶其丶丶 壞以天下投之別亦多矣

蔡邕才貌 小說從吳來所元日丶丶母始懷子二人丶丶是相人云邕是狀骨從身

畏王商貌 漢王商為議郎相有威重身体洪大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 此是本之見相

同虎賁貌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酣飲 同坐日元老成

發狀 從其吉患門 云

妍狀 宋廣平剛態丶丶疑其鐵心石腸

俗狀 移文云從塵容走俗使

國色 駿雅者丶丶也公幹康詩丶丶弱而且酒也

帝色 左傳昭公十八年了設日至于悲而一詮一

采色 錄有山草木滋茂然一一記正封祀岡陌一一乙山谷口題登采云一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天下之民不可有此色

隠色 賈誼傳云信文髮註恐有一

失色 君子不以一一于人旦一一本當傳笑于閭

無人色 本傳李廣為因以所殺吏士一一廣意氣自若

鵠形 宋隠身形似云一

猧人形 馬援曰公孫述不吐哺走迎國士乃脩飾邊幅如一一

○廣志卷之三十四

動止類

言

言字解 說文直言曰論難言曰語本作音从口辛作言于曰比直言者無所指猶譬也周禮大司日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言字類

言字㘓譠 上丑切 曰詇 胡道反 曰誈譪 上丁道切 下奴言切

善言曰詁曰訡 五林切 曰詟 力詞反 曰訓 刀切 制曰

昌曰諓 音棧 曰史

王者之聲敎曰風

講言曰説曰㕯 居矣切 敎言曰訓曰譔曰誨

指事而言曰謂

淸言曰詄

對詄曰噂 楨切

俗言曰諺

音內而言外曰詞曰詄 附夫切

布言曰誧 [illegible]

通四夷之言曰譯東方之言曰寄南方之言曰象西方之言曰狄鞮戎言曰羌羅異言曰誒訑內外之言曰傳曰數曰疏

自陳悔曰懺

言有理曰諭曰議曰許意 音欽

曰吹 平律切詮譯也

辯論曰詖 音佊

高氣多言曰嗃 他高切

能言曰咣 音託 曰謝 直衰切 曰思 息廉切

直言曰諤

分別善惡而言曰諫曰諍側迸切曰訥普切曰視于典切

數其過而諫曰詠音列深諫曰諗諫刺

曰諷下告上曰告曰控苦貢切曰諰音忌曰愬音責

曰謂曰謝曰諭曰訴曰詳曰訊曰諄曰報曰證冊曾楚革反

以正言告曰証禾凋切

上下通周之意曰語

上言發下曰誥

刺書曰刺

進告曰奏對告曰態急告嚳

上表曰逆

請休假曰急享告假曰急假

數諫曰訑 忌

女言曰晏 烏澗反

教言嚴曰詻 魚格切

言和曰諧曰詥 胡夾切 頪言而行曰寡 音段

言急曰謥詷 上思送切 下徒貢切 喜語 使今切 曰詨 音弦 曰譑 胡恐切 曰譎 吁

佃切 曰謷 毛計切 曰諭 許久切 曰喝剌

言質曰諛 完工切 妄言曰謂 大个切 曰譈 音十 曰唉 音笑 曰嗡 已

話切 曰計 公計切

曰護 許修切 曰譈 戶版切

信言曰諒曰譈 息移

多言讐味曰嘁噆曰謉 譥 佃切 曰譫 音糖 曰嗑 音合

曰謣音 曰吔音也 曰吼吷上下炯切下丁佚切 曰哨七肖切 曰聒音動

曰讙口謀切 曰謰疾荼切 嘙孚頗切 曰哰音牢 曰能刁切

曰嘐刀刹切 曰嗶山浮切 曰哠音浩 曰嗹嘍上閑前切下刀口切

曰詍余世切 曰誓行互切 曰詀伯感切 曰譴胡根切 曰謻尺支切

曰諆吁甲切 曰詎丈谷切 曰訥如詹切 曰評呵滿切 曰謣府吟切

曰訊狀投切 曰詥付今切 曰木炎切 曰驕吾天切

誤人言曰誇丰切 代人言曰諜是交切

競言曰詁渠慶切處侍切 設兩辭曰雉

強言曰競渠慶切

小言諄

悅言曰啞音紆 曰談

先致其言曰誂
心欲言曰悱
言長有味曰叕繹
敬言曰啫
言雜曰咣音庬 曰謏音綿
謏言曰諆其切 曰誑曰譸音周 曰恆戾侯切
言誇曰詭譎曰揄揚騰曰謊太行切曰嗦音卉 虛言
曰訑 曰謫力天切 曰譤户切 曰誏音浪
大言曰吴 荒唐曰詡
言不正曰詁說下女佳切 曰謵土劦切 曰噎噫音侍 曰喎
大不肖人言曰謷

衆言曰詾 音凶

往來言不接曰譋 音閑 曰詖 他切

未定言曰伊優言謅諦

闚一翁闚一翁而入在內一人在外而曰踦閭

巧言曰謭 音淺 曰諓 疾前反 曰詳 似口切 曰該 古哀切 曰評 主切

曰詿 蒲文切 曰諞 符善反 曰訞 於喬切 曰諆 似旨切

失言曰吹哆

多言不止曰咇 音拔

多言不中曰諸 曰譨 音晃

失氣言曰讋 質涉切

不道忠信之言曰嚚 音艮

疾言失次曰嫭 音乞 辱怒言 去嚴切

惑亂之言曰訌 音洪

陰險不平之言曰詨 伇表切

市人之言曰訟嗂 音公

拙言曰嗹 音重上声 曰吃 音急 曰嗛 音袁 曰吶 音納 曰賢 胡切

曰推儲曰應懸 上奚危切 下户和切 曰諛 古很切 曰詡 而較切 曰謎 香力切

曰㟴 秋沒切 曰木強曰謳曰諠譪 音顛

野人之言嘖 之日切

不信曰黙曰䜺曰栝囊曰少文曰吃曰塞滯曰斧璞 音

曰唡 音允 曰哑曰詓詓

將言而不言者曰囁嚅 音 戲言曰謔曰諓 音戔 曰賷 音賁

曰譯（音圖切）曰訕曰悗（音必）曰媟嫚（音）曰钾（音也）曰滑稽（上音骨）

曰訴譖（音）曰誚曰媟（音泄）曰娆（奴切）問言曰詢曰試

曰偵（音傾又音上）曰譔（去仲切）曰請曰讖曰詄（音秩）曰傳（音與）

曰詰曰消息曰咨曰諏（子須切）曰訆欵（思華切）曰譼（子計切）

上傳語告下曰謄（音問）審問曰諦（都計切）曰諟諦（大計切）

曰諟謁辭曰叮嚀曰寧寄言曰託曰謠（文瑞切）曰謁曰

譈語（說文詩也从言㐭聲其政詩曰于時語語詩雖曰語也語者午也言六五也吾言爲語也語声也言音直言語相應答）

語曰嚕（音浴）曰諛（於報切）

小語曰啨吟曰吟（千結切）

徐語曰諒（息音切）

不受語曰否（他豆切又七走切）

語諄曰謑 利切入 音逆

語聲曰藉

語舒曰余曰吁

引文代換其口辭曰爰

語猶曰祥

眾語曰噂 柱本切

聶語曰咠 音緝　小兒語不正曰譎 道力切

語多曰譊 音鐃　曰誦

應對之詞曰諾曰唯 音委 曰俞 又應也 曰譹 丈護切 曰允

曰然曰是曰應曰荅曰諰曰讎曰欸 音鐃 曰訓 音川 酉

應聲曰唉 如來切 曰誒 於礼切

點頭應曰譍問一而荅二曰讀呼曰喚曰招曰顉 音綸

曰諾 奇叶 曰出哞 音 曰嗷 音叶 曰㰻 音畏 曰洎 音則 曰嘉 荒青切

與喚同 曰署吞 巴兆仍切 義作咲 曰號咷曰號曰嗄相呼曰嗚 去声 曰

喝 而偈 痛呼曰謍 音叶 小兒呼曰服父呼子曰詔 呼叫 曰豆

噴口叫曰詳曰謞呼號之聲曰嘄噭群呼曰譟吳人呼叫

曰詨 音哭 與大呼曰咦 夷之切 曰訏 火吾切

大呼自冤曰碁 蒲行切

入聲曰託 他云大切

走呼曰趚 胡合切

呼大聲曰炊 羊未切

張口鳴曰訏 兄其切

口呵曰訌（又江切） 曰謗（甫許切）

曰咄曰啐曰啌（火腔切） 曰㗌（知刀切）

曰嗃曰吁（五凋切）曰㖃（許戒切） 曰哄（胡貢切）

衆諜曰諠曰譁曰喤曰㥬曰聒喊（虎覽切） 曰吴（音借）

曰鬧（音淖） 曰轄（音） 曰嘈囋（才達切） 曰号曰颯 窨白吸

呷（甲不又切） 曰譊曰哤（莫江切） 曰呶（女交切） 曰嘮（丑加切） 曰囂

曰罵（力旨切） 曰誶（音粹） 曰讓曰譙（才笑切） 曰謏（音收） 曰詠（音永）

曰詬（音垢） 曰誌（音志） 曰責曰諯（尺絹切） 曰僝僽（音） 曰傑㑣（工源切）

曰靡曰誧

攻人陰私曰訐（居謁切）

惡言曰謯（以加切）

相責曰謰 力救切

事有不善言曰諒 力尚切

爭言曰訴 呼曰切 曰訌 胡參切

惡口曰哭 音要

譏曰詛 音阻 曰譺 大槩切 曰禄 音麦 曰舒 呼今切 曰細 之人切

誓曰矢言

要語

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

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曰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績如今三年矣如有升帝位也

又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以言之說言之善者則存

臯陶謨曰禹拜昌言曰俞

又曰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大禹謨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

萬邦咸寧 善嘉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言衆論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

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行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又曰五言東采擇作若君臣民事物之言又林氏以為宮商角徵羽之言古註以為仁義禮智信之言

又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欲平生哉工以納言之時而颺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伊訓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大甲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訓曰從諫弗咈

咸有一德云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

說命云王曰旨哉說乃言惟優乃不良於言罔聞于行

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知天下之公

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洪範曰二曰言言者從（言詩又從言發於義故爲大）

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旅獒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康誥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以下明德也遹今述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

洛誥曰拜手稽首誨（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無逸曰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發言和順言）於理也呂氏曰三年不言聖賢之君未然

無逸云周公曰嗚乎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胥教

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

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立政

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 庶言既令也

又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末忠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言之間文武則中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忘須臾也前所言語為文武任人之事元非至美之我聞之於仁者已皆告孺子者矣

畢命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

訓于何其訓 言教事不可不訓之也資資才色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逆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

泰誓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

訖事若自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易坤之六四括囊無咎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順之象曰

彖曰君子慎言語

咸人之上六彖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家人彖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行下孟反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彖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巽相曰艮言啞啞後有則也

繫辭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又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邇者乎居其室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

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
發榮辱之言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又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蘭釋謙九三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釋初九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
有聖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夬九四象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釋益上九又曰易其心而後
語又曰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繫辭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也

其辭屈

詩巧言章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而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

都人士章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公劉章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於是言其所言語其所語

板之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以女之出言既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必以為無依聖人且恐已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

板之章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抑之五章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當謹其言語蓋

王之玷猶尚可磨礱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抑之六章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言不可輕易其言豈謂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易致差失常當執守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皆謹言之效也

牆有茨三章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中之事

曲禮曰禮不妄說仁不辭費辭費多言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入君有命令羽大夫士相肄習之其事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共議之

朝言不及犬馬 犬馬不當言及於朝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捆內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言捆外事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盡矣言盡於此而已

坊記云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故君子言常約人則先言而後行不必其言行之相顧也

曲禮曰毋儳言 儳暫也亦參錯不齊之貌長者言事未竟未及其他少者不可舉他事為言暫者錯雜長

王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上言執爾顏乞無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類之言也勦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為之勦說附人之言而併和之謂之雷之声爲物同應之也惟治則古昔稱述先王乃為善耳

表記曰不言而信又曰不失口於人見其所可諾而不應其可然則於人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子有責於其臣有此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應氏曰貴逸稽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季皆祿於吾躬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稽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善者非樂于己以未信也如書之自請自獻致命而無所從也吠吠信然之敎語說對言之三篇此伊傳先賢之言也齊桓問客而為書無明命下而有說此皆柔兵資之言也言于先信於後無不致者後世苦登塲一來河之谷草廬三顧之答亦庶幾為

子曰事大言入則望大利事小言小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進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緇衣云子曰王者如絲其出如綸王者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

謂殺也說云如也考也行猶大事也忘高也詩大雅抑之篇出此言也 從言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兩引詩皆以為言而證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壹不義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子曰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惡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

於厥躬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口不道信之言為嚚僖公二十八年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去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定公六年云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言識信也

成公十六年云瀆齊民而食話言

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也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之言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襄公三十年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昭公八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詩忍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昭公九年晉荀盈曰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哀公十六年葉公曰周公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言好復言（言之所許欲必依行之頓道理）白公勝曰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論語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欲納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食不語寢不言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非禮勿言

程子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夏曰富哉言乎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其次辟言有違者而後行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巧言亂德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貢曰夫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大学云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中庸云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故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言而世為天下

則孟子公孫丑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書秦誓曰惟截截善諞言必君子易辭我心多有之 截截辯給貌諞巧也逞通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故者我逞多有之哉

禮記少儀曰毋身質言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老子云希言自然 其言不多而天下之理不過於此而已

善言無瑕讁又曰出言淡乎其無味又曰辯若訥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塞其口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是謂玄同又曰美言可以市又曰夫輕諾必寡信信不

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

亦知無與不信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知無所不信亦無所不

知亦所言亦其所知知斯而已汝奚妄駮哉

莊子云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大言者氣韻大者也炎炎大有光輝是也

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凡一切内是小言者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瑣
頭復也百百之説而并之説皆在凡一切内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以其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言十九藉外論之親
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
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
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斯年
耆者是非先也卮言日出合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言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

言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爲凡句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言之中有三動說話官言有以己之言語也今之名言之十九者言託書之中十者其九謂寓言多出言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凡書之中凡類十者其七爲酒巵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巵言日出者什件之中有凡言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調和衆人心也

左傳昭公三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詩桑柔章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聽言順耳之言誦言逆耳之言

○廣志視門卷之三十五

視字䛾音冥切又說義切說文字作去聲說文瞻也从見視一聲出古作眡

視字類

曰䚕音䚕曰音何曰覩音睹曰診音軫曰音曰覯音頫曰䁥音䁥曰覘音始

曰盬母伐切曰藍曰題音迭曰覷音漢曰見曰聉曰詘音舍曰頭武悉切
曰睪式亦切曰晢長安切曰覞牛貫切曰覰巨尸切曰覻口閒切曰覝牛凡切曰覞
叶慶切曰覡許乞切曰覿其浸切曰覭音寧曰覗巨吳切曰覛五音切曰覢吉
緣切曰覽烏計切曰覵御莫切曰覲許逆切曰覬呂君切曰覦之日切曰覧利撒
曰胋勃漁切曰敀五首切曰聒火括切曰覞祭李切曰督呂什切曰盵亦之切曰睢羽向切
曰瞯巨泰切曰脩音俊曰䀖音俊曰睇巨嬰切曰䁁倶六切曰䀜文朋切曰瞞卜吉切
曰䀩無遠切曰䀬許往切曰䁖音婁曰眺達鶴切曰睉音往曰眕許乙切曰䀏音
洄曰䁲乃頂切曰䁍從部切曰䁐迷達切曰𥇨子郎切仰視曰睼音提曰瞎曰曰
䁘音佳曰䀖代田切低目視曰閔音曰䁯莫報切曰䁈音戊相視而行曰
廷之音視不明曰眩音弦覩丑江切好視曰覞音曰覞曰覞烏为切正視
曰覵音頓曰眫革直視曰睑音張曰眙丑之切曰䁾音寔曰瞠音瞜叶

曰睈（正令切）曰䀡（許聿切）曰䁗盯（音止耵）驚視曰瞏（音瓊）曰瞲（休必切）曰䁧（寸）

（思切）曰䀢（音烟）曰矐（呼郭切）瞶（音會）恨張目視也志遠而視近曰眊

（音彪）瞋目顧視曰睊（音涓）極視曰瞔（音責）邪視曰眄（音麪）曰覓

（音）曰睽（胡啓）曰覞（音宵）曰䁾（音奈）

深視曰瞫（音審）伺視曰覰旁視曰睥睨（音）曰睍（胡典切）竊視曰

窺覦（下未手切）曰瞯（音閑）曰闚（丑栗切）曰瞀（口吳切）曰覩（此茶切）小視曰睇（音弟）曰睽

（天奚切）曰䀹（莫丁切）曰䁅（莫佳切）瞜（無下之下切）下視曰睇（音弟）曰睦（七外切）急視

曰暘（音遁）曰聊（如吾切）曰覺（方浮切）曰覼（力刈切）視之甚曰矯（音竹）惡視曰䁩

（莫八切）曰䁾（必弟切）失意視曰𥄕（蘇喚切）䚋（淺蔗切）親（妨視切自有斧音見）大視曰䁲（巳）

（角切）曰䁤（言給切）曰獲（許縛切）曰䁐（巨真切）曰覌（胡管切）數視曰䁂（雖兇切）曰睫

（古言切）左右視曰俟（音彪）曰眴（古于切）曰䁕（剃遺切）

曰䁐其存切 病人視曰𥉂切 又夭

舉目視人曰睍式忍切 曰晵祖工音很下云很切

倨視人曰覷之善切

傾頭視曰䫰許可切

遠視曰䀏音掞切 曰䁏於皎切

敵人視曰衍明典切 庶視曰容

視而止曰瞠止吾切

內視曰視歷代切 曰䀡都含切

共視曰覻未卜切 曰暓

視誤曰覞丁照切

私出頭視曰覘丑心切

審視曰覾 所景切 曰䁙 文庄切

久視曰䁉 丑正切 曰規 古道切 曰覞 五各切 曰覬 古例切

恨視曰䚊 吾問切

熟視曰瞗 下挨切

暫視曰睿 音察

照視曰眐 丑刃切

怒視曰瞝 許發切 曰䁤 千結切 曰睌 莉戚切

開視曰睱 何駕切

索視曰覼 力計切

外傳衆多視曰䚃 王問切

窺頭門中視曰閃 式歛切 闚 口伏切 闟

姦人視曰覝 音林

有餘視曰瞖 睮 音秋益

觀 諦視也說文諦視也曰審事曰視非常曰觀古作䚏籀作𧡾俗作覌非音官又古玩切

看 江寒切入去聲說文睎也从手下目徐曰以手翳目而望也會意集韻或作𥄫又䀫 翰俗

望 遠望也說文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望省亡聲朢望有頓有嘗頓瞻望歸也又門ノ為人所仰曰ノノ又責ノ望ノ

望曰睎 音希 傾首望曰𥄫 音寿 遠望曰眺

窺望曰闞 苦濫切 曰眹 音天

見 說文視也从目儿徐曰目儿為見會意俗目又作覞 督

見曰覭 音從 覻 𨤲思切 見曰覵 曰覯 古刀切 曰覘 時沾切

曰覬 几致切 曰 音冬 覣 音措 曰𥅆 所緘切 曰睖 音定 曰覣 妨視切有見也

曰覽 大紺切 小見曰覢 丁切 曰覞 切 遙見曰覽 例覧切 曰覢 音契

明見曰覘 之丈切 又見曰

覷 音趣 曰儥 音呈 曰覾 音井 覷 思苴切 覰 說文覰也从見臨亦声

徐曰監臨也會意臨視也又領也今天下所設衙門

曰：正所謂：臨也又大候切幣曰佽人也

監

眘 說文顧也百小天請視而面顧䀸以周切下目也眪方往切見以下卵

敒 日音文顧也百小天請視面而面顧眔大合切目相及也䁕 惟井切目析袞也

䀹 再忘切里目不相似

晏語

洪範三曰視視曰明

視能木也明者無不見也視面使之於明大信俚而視事冊之發為視而主其之使

生精與良而精之親為視

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不用傷

泰誓天視自我民視 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于民今舛之皆有責爲我謂我不正傷罪

呂氏曰又恐執視以爲我忘無以伏待之故誓之既足之人不視地則爲物所傷也况高宗待說爲耳目一時不可无說也

太甲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太甲廸其德視皆祖所爲毋怠

又視遠惟明 明明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

洛誥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不大視亦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功則百工知之亦皆工也大視公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知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

多士曰罔顧於天顯民祗 言紂惟耽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敬畏者也

無逸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其終言欲其

易觀卦彖曰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 謂王而在上爲人所仰望

繫辭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

彖曰觀天之神道四時不忒賁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徑言貴道天之也

頤卦云虎視眈眈逼觀厥成又膳言顧之周禮以觀四國

曲禮曰將入户視必下入户奉扃視瞻毋回 入户入主人之户也視下不舉目也入户之時兩手當行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爲迴轉恐於干人之私也

毋淫視 流動則邪也

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祫不下於帶國君

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轂軥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轂軥而顧

顧君子謂之固（固不足於禮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呂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他人而言也應氏曰有察言觀色之意

孔子閒居云是故正明目視之不可得見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

又曰十目所視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又曰尊其瞻視

論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言能知者以窮理以察人也）

孔子曰見賢思齊賢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也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小学云目不視邪色

老子曰久視令人目盲又曰五色令人目盲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

莊子曰達之又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充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言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孫思邈曰目不視惡色養生方云心之神發於目久視則傷心久視日月星受損目

荀子曰目不兩視而明

相視 上視者傲與交談計視於目於面下於心人會之步偷視者定無
夫等浪視者側睇然偏視者必爲狡詐正視而不怯者中熟小者
中藏惡轉小人情色內充而顏精形遷之人隨意無睛視者恭直之人
論視者公卿侍付注目不亂者雖道千目直者作事達視如意近視如
千顏視者大官近視如意遠而尊人貴隱視如日不入入者傷害假頭轉而不
身持者如意視不欲傍也亦如此視悉長一世

古今事實

不得與之言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

言中論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行中慮其斯已矣

隱居放言 謂柳下惠虞仲是逸……身中清廢中權

堂下一言 魏子曰辛未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而言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其言糞土 衛侯在郲臧紇如齊言衛侯之與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也云而不使何以復國

士傳言 左傳士卑不得徑達聞知過失傳告大夫

憲言 孟子序云孟丨丨

誦言 丨丨如辭見詩

法言 揚子家詩語

囊言 伯父無丨丨 左傳襄四十年

庇言 宋何氏從子木丨丨 左襄公二十七年

狂言 無所發乎之丨丨 見莊子忘發丨丨驚駭生

贈言 晏子曰嬰聞君子丨丨人以言人贈人以財見荀大略家語云子語將行孔子曰贈以車丨丨汝以丨丨乎對曰請言

寓言 丨丨見莊子

食言 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哀公曰是丨丨多矣

違言 左傳正息有丨丨

孅言 楚其之〻美貢改于當哲夕矣

危言 言〻出其酒無國則輕空仲尼之于言內勿隨變

甘言 禁重而言〻言見左傳

流言 管蔡〻〻書曰〻〻上于知者

莠言 言〻自口詩正月

訛言 言之〻〻之詩沔水

浮言 言爵重似〻〻言

頌言 子行設叙曰會同挂墳有〻〻在定四賓因賓至也〻〻念淨也

獵善言 梁君出獵與公孫龍擇曰人獵得禽歌吾〻〻得而歸矣

衛玲言 每衛玲言救異息為衛玲善言立理

千秋一言 曰〻〻悟主旬月間取宰相漢書

宋玉大言 言襄王謂──曰汝能──乎曰吟方相持蘇令楚政是

齊言楚言 生于齊不能不──生于楚不能──賈子

信子路言 小邾以句繹來奔曰使子路要吾無盟子路辭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子何辱焉見左傳哀公十四年

數歲不言 楊公億──能一日抱登數怨能五歲危樓百尺之詩

可對人言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

文殊無言 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于無言──以顯于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無言默然但會取白兩字使得傳燈

綺語 ──瓏倩虛見釋詩

軟語 夜燭後──夢月如金盃相贈謝詩見

生語 皆樂玩歎焉耳目者不許聞──見歸大里君王墓誌

硬語 橫空盤──不怗力排奡見韓文

閒語 當值──以消私也見鄧禹傳

參語 揚歆天人與茂卞｜｜ 詩謂三人共語也

寢語 沈山曰寢中寐語非所知也〇韻書云｜｜睡中｜｜寢丑計切

危語 桓南郡諸人作｜｜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人攀枯枝一將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嘉體日也世說｜｜語事

冷語 孟郊時諸往還以才絲權貴曰非是求援但不欲其以｜｜未入耳

冰語 令狐秉夢與｜｜下人｜｜後果為媒故媒之言曰｜｜

形語 東坡詩云 共石烘日修外有之｜｜固口不能言相諭以形其以也

眼語 即目視使傳之諸古日今世俗所語是也

手語 佳人當窗夫向內絲將｜｜傳鳴戶

耳語 說見文書咕 蘇見灌夫傳

偶語 ｜｜ 見視高祖紀

猝語 主而｜｜賈策

妄語 何遠每云作戒以一謝以一鍾

齊語 欲其子之｜｜也孟

吳語 寸客相遇九｜｜見皮詩

蠻語 郝隆為南｜｜參軍

兒女語 皈｜｜｜｜見韓文

鮮卑語 有而教｜｜及伴琵琶伏事公卿雖致卿相見顏氏家訓

傾蓋語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而語終日見家語

強笑語 相｜｜見韓文

斷北語 王相公不得為北俗之語于劉建見陸文

阮瞻三語 太尉王衍問｜｜十里曰老莊與聖教同異答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

與聖賢語 此人深為見特時人有欲人言者更語專祥濕書不止賢文寄之

念平生語 馬侯紫芝往日是 是丶何可得也

不作常語 張草令曰可丶安聞陸士龍前日下司寫鵠

時昨俗語 時丶底時作｜下｜令人悲及示人以｜｜爲好

千里對語 唐高祖曰先人每見吾見儕事十丶利循丶面丶見

百日不語 生而見跌翁曰可到而補循｜又詠之曰半生不語而半生妾屠之況百日邪俺至社虜持筆 見吉娩詠之傳

說紙上語 唐徐文遠通左氏從沈從質問辟去曰先生所｜｜｜示困

無剩語 支行娄問浮杯和尚十五刀道不得底句分付何誰和尚云浮杯｜｜｜

無義語 是｜是｜報見社經

閑說 公卿皆曰晏侍傳因之納說知行者有｜｜淨

嵬說 出于稗官街談｜見前漢文細碎之言

駕說 仲尼丶丶者也

申說 不自隊、傳

郢書燕說 先生有丨而後世多丨釋非子云

情話 親戚之見陶詔一夜君丨時讀十年書

無生話 道玄居士即悉居士曰有不講有女不條大同柔

耳受口應 劉錄之行稅丶丶民酬丨丨

占對後 徐行丶丶可覩

問米不答 王道王述不來、日僑述永日丨見文

費招呼 可人丶丶見條

吏舍歌呼 曹參爲相後園近日吏飲呼吏志之引參丨吏坐飲亦丨相應

隣居酣呼 末孔韻聚顏廷之隨誤義飲酒呼不絕而能靜點換見其客顏廷之後宿遊生聽辞意精玄之日後有人言

言身 散重而以丶丶丨丨請救也

古今事實

盲不忘視 韓王信答曰向奴日使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ㄧ有ㄧ

不重便看 從周拜杼為元年海行望郎中李海日御郎中判事哉ㄧㄧ

大觀 達人兮賈誼賦

旁觀 巧匠ㄧㄧ 韓

壞觀 湖山賦我以佳賞移我以ㄧ 洪景盧臨湖閣記

大乙下觀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煙然欵開闢以來向因受五行之洪文主

暗去日我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竹牒天文地理之書去必以受之

六觀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以如是金剛經東坡詩堂

止觀 定有止定定意非君止者所不定慧者見彼而已非君ㄧㄧ無所不見故定慧爲菩薩爲佛金陵語录

水觀 有佛教諸菩薩修書之日入三摩地但見其水不見其身

管窺 東方朔傳云以丨丨天

側目視 晉王敦之平數歲觀門生慎蕭曰南風不競門生曰九丨中丨寂 家一班嶺泰并六國過洛陽見弟妻學丨丨不敢仰

睩視 高士廉孔昧未挑誰與之語不答丨丨而出

忓視 全日俾丨丨自不丨丨

睨視 丨丨三山林覩五羽李白鴨䳄

平視 魏太子諸大學自然令天人坐中非泉咸俯不事劉真 魏丨丨太祖收禎輸作

豹視 王弥豹声丨丨好亂樂禍

左右視 漢文帝問上林針禽獸簿付丨不能對嗇夫從旁對

觀物 聖人以大化觀天地則天下亦物以天地視萬物人亦物耳

玄覽 淵徐丨丨能無疵乎老子陸機衛文賦佇中區以丨丨口觀覽

也

終不正視 左傳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

聽

聽字解 湯丁切 又他定切 說文聆也从耳入聲 古作聴 氏曰

聽字類

聞 說文知聲也从耳門聲 古作䎽 亦作䎽 人聞

審 詳察其聲 聆 聽也 音令 健 去戰切 問也 覺 于林切 然能聽 聮 于世切 聽也

䏼 音精 聽聰也 䎻 音票 聽教 䏝 音純 注意 䎲 音刹 聞也 䏃 胡老切 耳聞

聆之忍切 从相聽也

不聽曰聧 千戎切 曰䏙 知刀切 曰𦕑 此老切

不相聽曰聡 音圭切

耳無聞曰聥聧 上音其 下音疑

耳聞鬼曰䎋 古紅切

要語

洪範四曰聽｜思聰 听於金也既生則声音發矣聰者無不聞也又言听是金五行傳听屬水高宗雉雊曰耳不聰之異論五行者以水性智

泰誓曰天聽自我民聽 武王言天之視听皆自乎民

又曰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大禹謨曰無稽之言勿聽 無稽者謂不考于古

仲虺之誥曰列予之德言足聽聞 湯之德言足人之聽聞

太甲曰聽德惟聰 听德謂之聰非聽非忌不謂之聰

曲禮曰不傾聽又曰毋聽

孔子閒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非禮勿聽

程子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易繫辭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蓋取諸離

大傳曰南面聽天下

書云腥聞在上敷聞在下又迪見冒文于上帝

大學云心不在焉聽而不聞

小學云耳不聽淫聲

論語云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又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孟子曰一人聽之一心以為鴻丨將至焉又曰聲音不足

聽于耳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養生書云腎之精發乎耳聽則傷腎又曰耳耽淫聲則五臟搖動而不定又曰淫聲哀音怡心悅耳以致荒耽之惑如此何以長生

小學戒子書曰吾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禹聞昌言則拜子路聞過則喜

孟子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古今事實